

居和历史建筑。同时，我们考虑地区局部交通的疏解必须立足于更大范围路网的梳理、完善。考虑到这些情况，毛局长当即要求工程暂停，之后及时向市领导汇报，建议对中心城历史风貌区的道路进行全面调查梳理，确保历史文化风貌区内的重要元素——道路风貌得以保留。”伍江说，毛佳樑的提议得到了市领导的赞同和支持。随即，当时的上海市规划局组织上海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，迅速针对中心城区12个历史文化风貌区开展调研工作，梳理出144条风貌保护道路，并根据不同情况分类。据此，2005年，编制《上海历史风貌道路保护规划》，明确将风貌道路分为四大类。其中，第一类道路要“原汁原味”保护、保留。这些享受“最高保护级别”的道路共64条，后来被百姓称为“永不拓宽的道路”。伍江称，此后，上海作家陈丹燕创作了非虚构文学作品《永不拓宽的街道》，山阴路、武康路、衡山路等都名列其中。同年，上海市政府又批准认定了位于郊区的32片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。

谁要挪掉这棵大树，就先把两位局长挪走

时隔二十多年，如今的上



上图：伍江（左）与毛佳樑在大树前留影。摄影/叶梅唐

海，诸如衡山路、复兴中路等连片地区，被市民游客亲切地称为“梧桐区”，只因保留下来的悬铃木俗称“法国梧桐”。提及保留相关树木，伍江提到在毛佳樑书中有一张他与毛佳樑的合影。那也是2004年，在江湾体育场广场前，他们恰好看到一支施工队正准备将一棵粗壮的大树搬移。“搬运的卡车已经停在路边。我们的调研人员上前了解情况，原来这棵大树正好处于规划道路，因此必须搬迁。”伍江回忆，“毛局长闻讯后，立即拉上我一起来到大树前。这棵树大到我们两个人合抱都抱不过来。随后，毛局长请随行的叶梅唐拍照。毛局长和我在大树前合影。还

说，‘如果谁要挪掉这棵大树，就请先把我们两位局长挪走’。”如今回看并未褪色的旧照片，以及每每路过树仍在之处，伍江总多感慨。

“上海开埠一百八十余年，许多建筑、街区都是开埠以后出现的，许多在当年来说位于租界。比如外滩建筑群，是帝国主义留下的。的确它有很多悲伤的历史，但是它也的确的确是上海人的集体记忆。且这些地方在上海解放以后都回到了人民的手中，之后，美好的记忆越来越多——大家喜欢它啊，那么这个时候它就成为我们要保护的對象。为了做到这一点，城市就会列出一些保护的名单。”伍江说，无论是一棵树，还是一幢楼，乃至一个街